

異國垂柳撩鄉愁

(本文插圖刊第9頁)

●鍾楊瑞先

眼見八百壯士作戰

世界四大古城應是：北平、羅馬、雅典、開羅。日本不砲轟北平，而打宛平城，大約他們想留下北平給他們享受的。外子先去南京，來信表示「非你莫娶。」既然如此，我祇有往南京去找他；正逢他在姐夫李萬居家，不久又至上海，碰見王荊生堂姐夫。他們都是既愛國又正派的讀書人。我祇好決定命運，遠離故鄉，如孤雁南飛。

不久由南京到上海，上海當時是全國第一大都市，世界第六大都市，五百多萬人口，有英租界、法租界、日租界，公共租界，（抗戰勝利後都收回。）當時住滬西愚園路；外子說危險，搬到極斯非爾路（英租界）親眼見日本飛機炸十六鋪上海火車站；鍾君又說危險，搬到虞洽卿路。砲火把滬西燒成一片火海，前日的住所，變成灰燼。燈火管制，不准開電燈。但是砲火照得滿室通明。街上流彈橫飛。聽收音機知道「八百壯士守四行倉庫」；事後知道是掩護其他國軍轉進撤退。砲彈聲、槍聲不絕於耳，氣壯山河。

法國大英雄拿破崙早已看出中華民族是睡獅。自鴉片戰爭以來，民族意識麻木，怕惹外國人。

砲聲、炸彈聲，機關槍掃射聲響徹雲霄；老的民族，遭逢空前苦難，祇有絕處求生。

不久我生下大兒子才三，我學著洗衣服、煮飯、做鞋子。戰爭激烈進行正如雙城記所寫：「這是光明的時代，也是黑暗的時代。」民國二十七年八月，我們繞道浙江溫州返回湖南外子家；他母親慈祥，姐姐（李萬居夫人）、嫂子都賢慧。鍾家最先五個僕人，抗戰後由長沙搬到湘潭，又搬到湘鄉楊家灘，減少成三個僕人，一個挑水買菜、一個燒飯、一個洗衣服及打掃。家中成員老少大小十幾個。

我初到南方，語言、習慣不適應。北平在戰國時代的燕國就做過京城；元朝八十九年中也是京城；明成祖也開始以北平為京城；清朝二百六十八年，也以北平為京城。歷代建都之地，說話都客客氣氣。到湖南，聽大家講話，好像吵架；又聽不太懂。尤其對我而言；我總覺得不對勁。外子他們骨肉團聚，自然其樂融融。

生活驟然改變；以前在校時，國文老師，常是前清秀才，發作文本時，總是排頭卷，第一個叫：「楊瑞先」，博得同學掌聲；籃球投籃準；排球打後排中，能接重發球，也常常博得掌聲。現在往日掌聲都消失了，處在大家庭中，彷彿格格不入。好像孔雀變烏鴉。但外子不是沒良心的人，我往往自己偷偷流淚！蚊子拼命叮我，南方蚊子真多！

常痛苦煩惱地想：「我應該在教室唸書；不然應在前方服務；不然也該為戰士唱歌；我為什麼做縮頭烏龜？」住在湖南湘鄉楊家灘，此地距新化錫礦不遠，未見日本飛機來，是避難好地方。情緒低落時，忽想起：「何不帶甥兒、侄兒講故事、唱歌？」

小孩子們聽我講故事，非常感興趣；我講莎士比亞的非夢記、一磅肉；莫泊桑的項鍊；三國演義的草船借箭、蝦蟆功對鐵頭功，聽得小孩們眉開眼笑；鄰居小孩子也來聽了。我看的「閒書」也管用了。

一天，鄰居楊毅太太忽然捧一鍋「三元及第雞」來拜師，教他大兒子楊慎初磕三個頭；弄得

我手足無措，勉強說：「行三鞠躬吧！」除了講故事之外，要教古文觀止。

我從北平、上海到大後方，彷彿由二十世紀回到十八世紀。這三元及第雞，原來是送秀才老師的，希望這秀才再參省城鄉試得第一名叫「解元」；再到京城各省舉人會考得第一名，叫「會元」；再參加皇帝殿試第一名叫「狀元」。一般家長，愛子敬師，煮一隻全雞，再加上許多蛋、紅棗、桂圓；也叫「開口雞」。這是表示請老師不要光教學生背誦，請老師開口講課的。

風景甲天下鼠大如豬

民國二十七年，廣州、漢口接連淪陷，接着長沙大火。鍾家賣掉長沙東鄉白石園，換了些金器，如手鐲、戒子，分別保管做路費。大伯任職湘黔鐵路，看着局勢不妙，全家乘坐最後一班車到廣西桂林。

全家十幾口人到桂林；潯姐帶南輝及湘如乘飛機往香港會李萬居。外子與其兄嫂往重慶王芑生處工作，婆婆亦帶大兒子才三飛渝。

我帶侄女在桂林，聞說桂林風景甲天下，石山多，樹少。桂水清澈見底。但是老鼠大得像小豬。

警報幾乎每天都有，我在桂林城牆邊看日本空軍用機關槍掃射；在還珠洞口，親眼看見飛機投炸彈炸死人。但是未見國軍用高射砲及高射機關槍還擊。國際公法不是不准轟炸不設防城市嗎？我疑惑着。不准用鉛頭達姆子彈，日本人也用。

過浮橋間關貴州赴渝

民國二十八年秋天，我帶兩個侄女乘汽車往重慶。經過柳州，然後經過貴州大山。以前見過長白山，我覺得它不高，到了雲貴高原，平均標高二千公尺以上，我服了！山上空氣稀薄，在初秋大白天，猶如深秋寒風刺骨。經過很多橋樑，但都被炸毀；祇好設浮橋。

這浮橋，不是戰時，難得一見；就是把許多小船綁成一排，上鋪木板，行人或汽車，水花四濺開過去，危險萬狀。

重慶是山城，嘉陵江及瀘水等在此山城流入長江。在這裡方明白：「長江匯百川而成大水。」每天早晚都有霧；如果無霧，反而是奇怪。難怪三峽有「蜀犬吠日」成語。

與外子舌戰，我說繼續讀書，他不肯；我要從軍，他也不肯；最後他同意我教書。

二十九年春二月起，執教中正學校，大兒子在幼稚園；也好照顧。外子在湖南前方工作。

不久，外子返渝，與朋友於李子壩合建綑綁房子兩間，各住一間。美其名綑綁大廈。棟樑用粗竹，牆用細竹編；竹與竹用樺頭結合，細竹絲綑綁，不用一根釘子，也是絕活。這綑綁房子，能遮風擋雨，直到勝利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晚飯後，到處放爆竹，一如除夕過年；一問之後，方知日本天皇在無線電臺宣布：「各地日本軍隊，無條件向各地盟軍投降！」

抗戰八年，我祇有教書，我算什麼人？英國

作家蕭伯納曾挖苦做教師的：「能力强的自己做；能力差的教別人做！」

第二天到學校問問別的老師，他也與我同感。

姐夫李萬居、堂姐夫王芑生都得到政府的勝利勳章。

外子處理安農行業務，我也等學校停課。帶着才三、才力；女兒才微於三十五年八月返鄉。沿途在漢口看到日本俘虜上了船；到上海也看到被遣送回日本的日本軍民；到天津也看到被遣送回國的日本軍民。他們沒有穿軍裝的，一律穿素色衣服，低着頭，大人提個箱子，或一個大背包；小孩子也提個小包。大人限提三十公斤。

多少年來，親眼看日本人販毒，鞭打中國人；用飛機大砲轟我們；現在輪到他們投降受苦了！

不久查證到南京主要戰犯谷壽夫，在南京雨花臺遭槍決。七名日本大戰犯，在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，在日本巢鴨監獄執行絞刑。那七人是松井、武藤章、土肥原賢二、東條英機、木村太郎、廣田弘毅、板垣征次郎。

古今中外，暴政必亡，盛極必衰。如秦朝祇有十五年；新莽也是十五年；元朝八十九年。清朝雖然二百六十八年，但是康熙知道籠絡漢人編康熙字典。後來又請文人編四庫全書。

從重慶回到東北，坐各種交通工具，經兩個多月方到長春。父親已去世，母親衰老多了。弟弟、妹妹長大成，闊別十年，相見不相識。相聚祇有八個月，又在開原文理中學教書。砲火又

響了，這砲口對內；又隨外子帶孩子往南走；先到上海，然後到臺北住李萬居姐夫處。半年後遷出。外子潯姐已是臺北婦女界名流。那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，臺灣師資缺乏，我這一到，馬上有三個學校要請我。結果由潯姐朋友游彌堅夫人，介紹到臺北市立女中（金華女中前身）執教。

因為所帶學歷證件不足，惟一辦法：寫一本著作申請檢定。我看了幾十本文學史，寫成一本稿。終於通過了無試驗定為中學合格教員。據說如此申請，三十人祇通過一人而已。

那時的台北市立女中學生都很優秀，到現在已出現了許多博士科學家、文學家、女強人。駐美代表錢復夫人田玲玲女士、教育部長毛高文夫人金梅琳女士都是早年市女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。禮記有云：「學學半。」我一方面教，一方面學。我設法晚上往師大偷聽課。聽過巴壺天先生詩選，也在白天聽過魯賓先生文字學。也聽陳致平先生歷史。也有系統聽過高鴻緒先生文字學。偷聽有好多優點……一、不必繳學費。二、不必考試。三、心中壓力小。四、可以自己選擇教授。

印度泰戈爾自英國留學回印度，覺得自己同胞太落後愚昧，在公園中公開講學。華羅庚偷聽數學，而成名家。

開始寫作彌補家用

民國四十年起每早看看日報大標題；傍晚看晚報比較細心；但是使我喜歡的文章太少。靈機一動：何不自己寫？何況在大陸也有投稿經驗。

於是每晚吃過晚飯就上床睡覺，等家人都睡了，再爬起來猛寫到天亮；平均寫兩千多字。所幸我的稿子被大華晚報副刊編輯薛心鎔先生接納，十篇採用九篇。每月二百多元稿費，是我學校收入一半，（我當時祇有四百五薪水美金十元。）此時無傭人，下課自己洗衣、燒飯帶孩子。也曾給文壇函授學校批作文；也曾替東方出版社順稿子。怎麼叫「順稿子」？由會日文的作家將日文作品翻譯成中文；我再把那作品順一順，改一改。每本書批改費一千元，扣四元稅，實得九百九十六元。

教補習班如走鋼索

民國三十九年臺北市女中校長施學習就提倡與省立北一女、北二女高中聯合招考。民國四十一年，大學專科也開始聯考。

臺灣在戰後經濟雖未復蘇，然而讀書風氣很盛。日本佔據時代，小學教育很普及。不過中學很少；大學更少；祇一所臺北帝大（臺灣大學前身），臺南工學院（成功大學前身）。誰家子弟考上臺大，要放爆竹慶祝；記憶所及，祇幾十人而已。如黃啓瑞、音樂家林二父親那些人。

我們中國人讀書，除了求智識能力外，幾千年來傳統思想，尚有榮宗耀祖觀念。

記得民國四十年冬天，國大代表陳洪範與張梓香及外子等七人，在中正東路善導寺對面，開辦「大成補習班」，張梓香先生弟弟張梓球任鐵路局工程師，請其同仁鍾元瑜教數學；不久大成補習班一分為二；鍾元瑜遷到建國北路十三號張

梓香先生家，鍾元瑜教得好，索性辭去鐵路局工程師工作，在火車站對面大張旗鼓。

後來補習班如雨後春筍，現在已限制發牌照。最先教補習班如走鋼索，待遇是高，是學校鐘點費十倍；最近已與一般學校拉平。是玩命；有的數學、英文、理化老師，一週教八十四節課；換句話說：每天教十二節課。最先補習班悄悄透過關係到學校找「名師」；「名師」教補習班有把握，乾脆「下海」。

教補習班除了具備相當學識、教員資格之外，主要是口齒清晰，體力好，撐得住，普通學校老師，剛教補習班，往往受不了黑壓壓一片，有時候一百二十人大教室，抓個「麥克風」又講又寫。上課前還要準備講義，幫學生抓題目；偶而點綴些幽默的話，不能使學生昏昏欲睡。

公立學校退休後，我走進補習班教書；也許幼年好運動、嗓門大，語言無障礙。但是一開始教，早晨六點多就上路，要趕到板橋或基隆；晚上十一點多方回家。

一天三餐有時都要在外面吃，像流浪漢。要吃得精，怕營養不夠，體力不夠；要吃得巧；要吃水果前，一定要考慮是否新鮮？是否會拉肚子？不能生病。如果普通學校老師生病，校方會請代課老師；可是教補習班，老師生病了，或住院開刀，班裡就另外請老師了。

補習班老師無時間喝喜酒（因一場喜酒要四五小時）；無時間看電影；無時間看電視，是寂寞的行業。每年高中有三分之一是重考生；考大學重考生更多。補習教育應運而生。

平心靜氣而論：如果這些重考生不上補習班，而讓十幾歲青少年流浪街頭不好，十個人當中，難得一個人會在家埋首苦讀。譬如這學生數學不好，補習一年，數學弄通了。

有些補習班教學生穿制服，訂好時間運動、導師批改作業嚴格；老師一年能把三年的學業從頭理一遍；有些學生一年之內增加二百多分，譬如他今年高中聯考四百多分；補習一年多二百多分，六百多分能考上建中、北一女。

但是有些學生頑劣成性，除使老師傷腦筋外，多不了幾十分。

有人說：「教補習班如鬥牛！」，補習班學生聰明的很多；稍加指點，豁然開朗。但頑劣的也不少。所以學生一到班，先給他一張數學考卷作；或一張英文卷作。一下子考出程度來而分班。有的老師上比較差的班，上課前悄悄地自言自語說：「去鬥牛啦！」

因此把資質比較差的班，暗喻為「放牛班」。我教補習班國文、作文十年，每當上「放牛班」的課，先在黑板左邊寫兩句格言，如：

「生鐵百鍊成鋼；

黃金不打鍊不成。」

然後我舉出發明電燈的愛迪生，幼時被他老師認為白癡而遭退學。英國二次大戰時首相邱吉爾，幼年被人認為低能，編入低能班。因為同年齡的同學，已被編入用拉丁文作詩了；而邱吉爾祇能念初級英文班，被老師同學取笑。後來邱吉爾却在二次大戰挽救了英國。我教作文：先教他們起承轉合，然後用邏輯學教學生演繹，然後歸

納。我上課用孔夫子的「游於藝」，談笑之間，課也上了；學生也開竅進步了。

透支生命英年早逝

可是有的老師太認真，卻得不償失，例如陳金木老師：他是臺中一帶的人，小學中學成績都好，大學考入臺北醫學院，後來應徵火車站旁立人補習班導師，然後教升高中、升大學數學。我與陳老師同事五六年；他是謙謙君子型。後來在板橋補習班又相遇，陳老師課兼了很多，每天幾乎是十二節，週末搭公車往三重大橋一帶兼課。三、四年前，快過春節前，老師們互道再見時，我發現陳金木老師眼圈發黑，心中正納悶。陳老師年初三進台北仁愛醫院，初九因肝癌去世，祇有三十三歲。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子和三個孩子。漢朝賈誼三十三歲去世；亞歷山大、耶穌都是三十三歲去世；太過於努力而英年早逝。

劉志明老師：他執教英文，很認真負責，編很多講義；能教升高中、升大學班。板橋高中退休後，兼很多課。一位班主任請老師們到台北市中央酒店吃飯，兼看歌舞表演。劉老師午夜回家，被劉師母認為到「酒家」去了，大興問罪之師。

劉志明老師很尊重師母，薪水袋完整的交給師母；師母再安排他的香菸及車錢。一天，劉老師到新竹補習班上課，在講臺上忽然倒下；據說心臟病突發，像鬥牛勇士倒在鬥牛場上；像音樂家蕭邦倒在音樂演奏臺上。

劉師母接電話後，由台北坐公路局車趕到新竹，到達新竹時劉老師尚有呼吸，坐計程車回台

北時，路上去世了！去世時祇五十多歲。

在補習班裏，老師下課，十有九位都是滿身大汗；晚上出題，白天上課，心裏壓力大，遽然而逝的老師太多了，聽了寒心。

家中人勸我急流而退，安排我國外旅行。

前年暑假，我與外子來美國探親。女兒及小兒子安排我們旅行加拿大及看尼加拉瀑布。到加拿大國境，導遊小姐說：「加拿大國旗中間一片楓葉，但是柳樹很多。」

我望窗外一看：爽朗的涼風，吹着成排的垂柳，這不是我闊別多年中國北方的垂柳嗎？我不禁熱淚盈眶想：

「我們中華民族智慧高，勤勞節儉，有豐富礦產及水資源，緯度適中，這是強國條件啊！」垂柳啊！垂柳！你撩起我太多的鄉愁。

碧海青山

王應瓊 著

本書係王應瓊教授介紹台灣名山勝景海島風光的精心傑作。附六十九幀彩色照片，二百餘頁，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，中外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一百四十四元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
中外雜誌社帳戶。